



《凿石浦志》是市图书馆前些年征集的一本地方文献,捐赠者为王扬高老先生。据了解,王扬高与他同族同辈,均为凿石浦王氏子民。王扬高,生卒年未详。据说去年已经仙逝,享年九十多岁,退休之前为当地一所中学教师。

上溯唐贞观,下至清光绪,一共千余年

《凿石浦志》刊印时间为“光緒甲辰秋九月吉日”,即公元1904年9月。这本《凿石浦志》为善本非孤本,省图书馆已有一本,版本相同无异,品相略有差异而已。

《凿石浦志》主编者为清末郭寿媛和其子次子庆珪、季子庆琛。此《志》卷三录有郭氏《石浦纪事》诗:“峭壁回塘气象妍,江山犹是仲春天。迹原从有诗人胜,名已长为过客传。银塘烟树寒归旆,飘风拂拂草堂前。扶筇父老提童奴,也祝亲临令尹贤。”郭寿媛曾于清宣统三年(1911)纂修过《湘潭泉田郭氏六修家乘》。此《乘》为太原堂木活字本。可知郭氏为当时湘潭的文化名人兼修谱专家。

《凿石浦志》为清光绪间南山书舍木活字排印本。南山书舍无考,疑为当时湖南当地的一个书舍(院)兼印务的学堂。书名《凿石浦志》六卷“六”字为隶书,上钤“黄远勋印”白文方印和“吉棠”朱文方印。检《船山学报》载有黄远勋撰《何秀才性存晚诗》一首,诗曰:“幕府将军久见招,霎时危授志无挠。银塘烟树寒归旆,南海风波咽暮潮。素练难经情激烈,珠江鹤化影逍遥。文翁治蜀离觞共,记否湘城话寂寥。”考黄远勋,字吉棠,生卒年未详。清末诸生,湘潭人。有《乾荣棠诗稿》等行世。

《凿石浦志》共六卷,卷一包括《序》《图》《像》和《凿石浦考》《草堂考》《庆霞寺考》三考以及关于凿石浦历史人文之记载,实为凿石浦千余年的一部简史。上溯唐贞观二年(627),下至清光绪甲辰(1904),共1277余年的历史。

那些字画,那些故事

《序》之撰者为清代末期受业于谭光第门下的当时以联语名世的吴熙先生。吴熙(1840-1922),字劭之,号绮霞江馆主人,湖南湘潭人,有其门人辑其联语为《绮霞江馆联语偶存》《绮霞江馆联语续存》二册行世。吴熙为光绪己卯(1879)贡生。光绪七年(1881)与王麓坡、杨漱映同在两江总督左宗棠处当幕僚,后辞职,曾在船山书院和昭潭书院等讲学,是当时乡邑文人中的饱学之士。据考,吴氏咸丰八年(1858)迁居碧稼塘(今湘潭县易俗河镇郭家桥村)。

《序》之书者为乡贤茶陵谭钟麟先生。《序》共90字。谭钟麟(1822-1905),茶陵人,咸丰六年(1856)丙辰科二甲第十名进士,曾任闽浙、两广总督。其子是清朝最后一次(1904年)由礼部主持、在京师举行的科举考试会试的第一名(会元)谭延闿(1880-1930)。谭钟麟、谭延闿、谭泽闿父子三人是享誉民国时期的书法家。

书中《石浦全图》为湘潭谭庆壁所画。《图》上款题曰:“光緒甲辰秋月仿云林山人大意。”下款为:“湘潭后学郭庆璧孙谨绘。”钤“治”白文方印和“孙”朱文方印。郭氏为清末民国时期乡邑中文人雅士,善画。

《文贞小像》的作者是金陵(南京古称)王延绶,待详考。其后有附题咏。一是蒋燦(1593-1658),字樵仲,号稚园,晚号慕皆。天启元年(1621)举人,崇祯戊辰(1628)会元,进士,后考授浙江绍兴府余姚县知县;一是吴廷华(1682-1755),浙江钱塘人,康熙五十三年(1714)举人,有《东壁书庄集》等行世。此二人都是杜甫忠实的“粉丝”。

卷二记杜甫《宿凿石浦》诗,诗曰:“早宿宾从劳,仲春江山丽。飘风过无时,舟楫敢不系。回塘澹暮色,日没众星曙。缺月殊未生,青灯死分耀。穷途多俊异,乱世少恩惠。鄙夫亦放荡,草草颇卒岁。斯文忧患深,圣哲垂象系。”包括董庭思《集杜》,秦鏊《谒少陵先生遗像》以及黎元炳等十二人的和韵和吴鸿等十五诗,还有僧觉慧、宝池、续通等诗,皆为文人名士写凿石浦、庆霞寺、杜陵草堂的诗作。卷三记湊费,助修芳名。卷四记沈大令词。卷五记刘大令词。卷六记上宪讯结词和设学堂禀附。

逐渐形成天下闻名的小浦

考《汉语大字典》载:“浦”有江河与支流的汇合处之意。《玉篇·水部》:“浦,水源枝注江海曰浦。”据《凿石浦志》卷一《凿石浦考》载,最早记载凿石浦的是《长沙府志》。云早期仅为凿石港,在县南70里。又《湘潭县志》亦有同载,均云“凿石浦源出山塘坳冯家坳水入于湘。”又《湘潭县志》载:“凿石故有市集,杜子美宿于此。”合之理解,凿石浦也就是一个两湖水流入湘处,后成为一个港。又因地利优势,加之由于人来人往故成为了一个热闹的集市。由此可知,凿石浦实为一个港,又为集市,并非一个村。据《志》载可知此浦仅有一公里左右大小的面积,比后来的凿石村小得多(约为十分之一)。据《志》所撰文字内容和《石浦全图》可知,这就是一个方圆一公里左右的《港志》或《集市志》。

综上可知,凿石浦是非常重视历史人文、文化教育和宗教民俗的一个小浦(港、集市)。然浦虽小,仅有方圆一公里,却因有一寺(庆霞寺),一名人(诗圣杜甫),故引来包括北宋大书法家米芾等众多文化名人的朝拜,从而逐渐形成了天下闻名的小浦(小港、小集市、名胜)。这给我们当下如何打造历史文化名城?如何在城市发展建设中重视人才留下深刻的启示。

壶中天地

读《大唐李白·少年游》有感

丁思琦

前几月我跟朋友讲了个故事:后汉书中记载,东汉有个人叫费长房,一天他在酒楼上喝闷酒,看到街上有个卖药翁,悬挂一酒壶在街中吆喝,兜售丸散膏丹。卖了一阵,街上行人渐渐散去,老翁就悄悄钻入了酒葫芦之中。这一场景被费长房看得真切,他断定老翁绝非等闲之辈,于是他买了酒肉,恭恭敬敬地去拜见老翁。老翁知他求道,领他一同钻入葫芦。老翁在壶中念咒,壶中便显现日月星辰,蓝天大地,亭台楼阁等奇景。这壶中天地,便是道家“缩地之术”。费长房想和老翁学习缩地术,经过三年五载重重关卡,老翁终于欲将法术传授给他,却道出这最后一关:“复使食粪,粪中有三虫,臭秽特甚。”费长房感觉到恶心,最终放弃了。老翁说道:“子几得道,恨于此不成奈何?”这个故事我是在张大春《大唐李白·少年游》中看到的。

这是本关于李白在蜀中度过少年时代的书。五陵年少金市东,银鞍白马度春风。富商之子李白对自己是滴落凡间的一颗流星从未有过怀疑,懵懂的少年整天在街上游走,无忧无虑,肆意徜徉。直到有一天,年少的李白在街市玩闹将人打伤,接连惹上官司、遭遇讹诈,又巧遇巴蜀“神仙”,突如其来变故,让李白想去县衙杀了那个讹诈他的县尉,再逃去山中学习神仙道。

就在他去县衙的那天,他碰到了一个在今后会他长久回忆的人——另一位县尉,姚远。姚远给他讲了这个“壶中天地”的故事,并自走开。一切故事便开始了。

那本书看完很久后,直到我第一次友人讲起,我都误以为县尉姚远讲这个故事,是为了骗应李白,暗示他费此周折,去山中跟“神仙”赵襄学那劳什子神仙道,如同费长房“复使食粪”一般,自找没趣。

可那天,当我口述完这个故事的那刻,突然一下想明白了“壶中天地”真正含义,竟是和之前想的完全相反:那个挂着宝壶的卖药翁,有如此神术,却终日在街头巷尾杂耍,卖药度日,夜里也无家可归,钻进酒壶里睡一觉,第二天又重复之前的日子。似乎还不如费长房喝点小酒过得逍遥。那么费长房为什么要学习缩地术呢?

老翁给费长房最后一关的试炼,并不是骗应费长房,而是让他知晓,学神仙道不是为了长生求仙,更不是为了功名利禄,它甚至不应起到任何实际作用,这“缩地术”的本领只是为了让人能用短暂的一生跨越人世更广阔的时空,以游遍尘世,尝尽冷暖。这似乎正是县尉要告诉少年李白的道理,学习神仙道不是为了逃避俗世,更不是为了羽化登仙,反而是更好的在市井中,参透世间种种。

我想起穆旦的长篇诗歌《五月》中最后写道,“他们梦见铁拐李,丑陋乞丐是仙人,游遍天下厌尘世,一飞上九重云。”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各显神通的仙人,在尘世往往却是落魄形象。因为尘世才是“道”的本源,如果能在人间品悟一切、忍受一切、看透一切,那么在何处不是悟道升仙呢?

我当时很喜欢《大唐李白》这本书,看得入迷。倒不是因为李白,也不为神仙道,却是因书中“勤谨无过,愉悦豁达”的县尉姚远。

李白初遇姚远是在昌明县衙。昌明是一个六等县,按照官制在县令之下配有两名主管诉讼的县尉。李白因持刀伤人,被县尉崔再冉借端向原被告双方索诈,气得李白想捅死这县尉逃命。到了笔录阶段他却遇到了另一名县尉姚远,姚远发现原被告双方挤眉弄眼没话深仇大怨后,便做了个和事佬,息事宁人。可是李白被打回家,又不断遭到县尉崔再冉的讹诈,不胜其烦,于是他又想着一刀结果了崔县尉,却在河边再次遇到了姚远……每年终吏部对姚远的考核评价总是:勤谨无过,愉悦豁达。在我看来,这是多么难得可贵的八个字。

我觉得不论是给李白讲费长房的故事,还是在诉讼中当和事佬的姚远,都是真正践行着儒家教义的信徒。孔子曰:“听讼,必也使无讼乎,无情者不得尽其辞”,这是古代刑侦水平低下的无奈之选。既然无法以技术手段判定事实,那么就让有罪之人忏悔,使隐瞒实情的人无法在公堂上花言巧语。

书中姚远年少中举入仕,后来再无升迁。他每天上午处理公堂之事,午后便在河边散步,独自思索至日落归。数年后,当年索诈李白的县尉早已升迁。李白随刺史一行从山中出来当天,正好碰到平调别处的姚远。李白回首过往,突然意识到,姚远才是他心中真正的五色神仙。

那天晚上为何跟朋友讲起壶中天地故事,缘由我已经忘了。因为当我发现这个故事的真正含义后,我突然觉得一切迷惑似乎都已解开了。



观点

吃也是“道”

——老子谈吃

柒斤

近来有关餐饮浪费和节俭的声音到处飘扬,我想起了维持人生命第一需要的“吃”。从遥远的古代圣人,到今天的黎民百姓,谁也无法避开人间烟火。

先哲老子在几千年前就揭示了吃背后的玄机。老子阅读大量文献典籍后,给世人留下一部谜一般的《道德经》。这本仅有5000多字的薄书,几乎涉及古往今来中国社会很多问题,谈“吃”也涵盖着很多高深的妙义。

翻开《道德经》,最先接触是道,接触最多的也是道。“吃”的问题被老子上升为“道”的高度。人们吃饭的目的是什么?老子答案是:“为腹不为目。”就是说,饮食只要填饱肚子,满足维持生命的需要即可,而非贪图美食、声色的悦目。

看似简洁明快的文字背后,却隐含着历史教训。夏桀和商纣,皆因好美食、美色,荒淫无度,最后导致国家灭亡。在饮食的味道上,老子倡导“五味令人口爽”。“五味”即酸、苦、辛、辣、甘,也引申为美食;“口爽”就是美食吃的太多了,嘴的味觉产生错乱,便品不出美味。同样,“五味口爽”背后的故事也令人深思。老子所处的时代,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吃遍天下美味,最后因“惟蒸婴儿之未尝”,让易牙等四个小人钻了空子,他们结盟造反囚禁了齐桓公,最后让一个尝遍天下美味的霸主活活饿死,真是莫大的讽刺!故而,五味既可令人“口爽”,更会腐烂人的心灵。

当然,人活世上,熙熙攘攘,无非为一张嘴活着。老子并不鼓励人人都食人间烟火。他提出“味无味”“甘其食”的饮食观,提醒人们的饮食要“有所为有所不为”,一方面体会粗茶淡饭的健康益处,另一方面不去一味贪恋奢侈的美食,始终保持饮食结构平衡。这一观点也符合现代健康饮食的理念。

有学者研究中国历史上209个皇帝饮食与寿命之间的关系发现,古代皇帝平均寿命仅39岁,他们的短命与吃得太好,荒淫无度有极大关系,这也印证了老子饮食之道的科学性。

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,人们在丰盛食品和各种美味的诱惑下,受到了肥胖、高血压、糖尿病、高血脂等“现代病”的严重威胁,纷纷转而寻求健康的饮食方式。但是,嘴的味觉往往又缺乏克制力,大脑明明知道有些东西不能多吃甚至不能吃,可往往对嘴又发出“谁知盘中味”的模糊指令,结果嘴在无所适从的状态下又吃它个天翻地覆。看来,增强嘴“入”的克制力势在必行。

老子是否如传说活到160多岁,无须当真,但他始终保持的简朴饮食习惯却能引为借鉴。“常将有日思无日,莫待无时思有时”,克制嘴“入”的弹性,力戒奢靡之风,既可节约社会资源,又能让各种“现代病”离自己远一点,这何尝不好?

从一部旧方志读株洲凿石浦

黄志坚

干裂秋风,苍润古朴

品骆锦辉《焦墨山水写生》

马立明

近日,我惊喜地收到株洲日报原总编辑骆锦辉先生寄来的画集——《焦墨山水写生》。之前他曾寄过《骆锦辉速写集》《骆锦辉水仙画选集》等。

骆锦辉先生,已八十高龄,1964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,长期从事新闻、杂志编辑工作。退休后,他爱上了画画。他曾跟我说:“丢掉了方格原稿纸,我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事情了。”

骆锦辉在广州退休后,专门去了一所书画专修学院进修,一学就是四年。毕业时,学院要为一位优秀生出个人作品集,骆锦辉一个人出了两本。

骆锦辉的这本《焦墨山水写生》,由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。该画集精选了他近年赴安徽、

重庆、福建、贵州、广东、广西、湖南、湖北、山西等19个省市计107幅美图。大多是名山大川,如“黄山烟云”“九华山古禅经台”“长江巫峡口”“黄果树瀑布”“中岳嵩山”“黄河壶口”“莽山小天台”“都江堰”“雁荡山”等;也有少许反映古镇风情、农村新貌的自然风光,如“阳朔江边”“山西破口古镇”“大别山天堂寨”“河南林县石板乡”等。这些焦墨山水,千崖竞秀,万壑沟壑,云蒸雾绕,气势不凡。

中国画山水,讲究“墨分五色”,即墨色之别,全赖于墨调水多少,然后分辨出它的“焦、浓、重、淡、清”来。这种完全用焦墨体现出物象的“以干代湿,以燥求润”,对画家之用笔、用墨,提出了更为精微更为苛刻的要求。骆锦辉为了从长期的速写中体现“我法我画”,他宁愿

“难中取”,不愿“直中求”,开创了自己的一片天地。我特别欣赏“黄山烟云”“莽山小天台”“九华山凤凰松”“峨眉山金顶”“五台山塔院寺”“破口古镇”等佳构。不着一色,不费一水,却能画出那种“干裂秋风,苍润古朴”的效果来。

这次骆锦辉先生携夫人回到株洲,除了走亲访友和看望老同事,还拿着速写本,戴着草帽,冒着酷暑画了“神农公园”“分袂亭”“株洲街景”等地。离开株洲后,我原以为他会坐高铁返回广州,但后来他发微信告诉我:离开株洲后,他过攸县、茶陵、炎陵县时,又画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旧址、炎帝陵午门、神农大殿等;接着,在井冈山住了六日,天天看,天天画,一路南下,画了一大本。这种创作精神可敬,实令我辈学习!

